

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精品文库

站立桑给巴尔

约翰·布鲁纳 著 【美国】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当代世界科幻小说精品文库

站立桑给巴尔

王逢振 寇晓伟 主编
〔美国〕约翰·布鲁纳 著
罗其娟 万志祥 译
徐 秉 良 校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旭刚
美术编辑 杨旭刚
封面设计 杨 隼

站立桑给巴尔

王逢振 寇晓伟 主编
〔美国〕约翰·布鲁纳 著
罗其娟 万志祥 译
徐崇亮 校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21.5印张 43万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000 定价：21.40元

ISBN 7-5376-1763-5/G·104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科幻小说及其发展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原本是外来词,由西方传入我国;最初被译为“科学小说”,后来演变为“科幻小说”。其实,即使在西方,“科幻小说”一词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广泛流行。它最初出现在雨果·根斯巴克主编的《科学奇异故事》杂志第一期,虽然埃德加·爱伦·坡、埃德加·佛塞特和威廉·威尔逊等作家很久以前就曾对一种类似科幻小说的文学类型进行过界定,不过对“科幻小说”真正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专登科幻小说的流行杂志确立以后的事情。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幻小说”呢?应该说,“科幻小说”是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科幻小说”的定义也不断发展变化。

最初,根斯巴克用“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一词指这种文学类型。他在第一期《科

学奇异故事》(1926年4月)的社论里这样写道:“我用‘科学小说’指的是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和爱伦·坡那种类型的故事——一种非常吸引人的传奇故事,穿插着科学事实和预见……这些惊人的故事不仅产生极有趣的阅读,而且总是给人以某种启迪甚或教育。它们以适合读者趣味的方式提供知识。……今天科学小说为我们描写的冒险,明天很可能变成现实。旨在表示历史兴趣的伟大的科学故事仍然有许多人在写……后世的人会说,它们不仅在文学和小说方面,而且在人类进步方面,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显然,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教育的、进步的文学。但他这种看法很快被其他流行杂志的主编们作了修正。40年代主宰科幻领域的杂志《惊奇故事》的主编小约翰·坎贝尔提出,科幻小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与科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媒体:“科学方法论包括这样的命题:一种严谨的理论不仅解释已知的现象,而且预见新的尚未发现的现象。科幻小说试图完成同样的事情——以故事的形式写出这种理论用于机器、尤其用于人类社会时会产生什么效果。”

实际上,“科幻小说”这个术语问世不久,很快就演化成一个亚文化的文类名称。这种亚文化包括科幻作家、编辑、出版家、评论家和科幻迷。其故事和小说不仅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主题规则,而且有某种脱离外部“世俗”世界的感觉——因为它们的规则对那个世界显得神秘而陌生。具有这种特点的小说以及最初引发这种特点的小说的文本,逐渐被统称为“科幻小说”。

这个范畴确定之后,读者和批评家便用它指更早的作品,把一些类似的故事都归于这个范畴。于是,许多研究者和作家试图对科幻小说重新界定,使这种形式既标示当代的一个文类,同时又纳入从理论上适合这个文类的早期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朱迪丝·麦里尔的看法,她用“推测小说”这一术语来代替“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推测小说’,其目的

是通过投射、推断、类比、假设和论证等方式来探索、发现和了解宇宙、人和现实的本质。这里‘推测小说’旨在说明利用传统‘科学方法’（观察、假设、实验）的方式，检验某种假想的现实，将想像的一系列变化引入共同的已知事实的背景，从而创造出一种环境，使人物的反应和观察揭示出有关发明的意义。”

前面这些早期的定义都强调“科学”或至少科学方法是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麦里尔的定义里，通过将重点从科学转向推测，明显扩大了科幻小说的范围，因为它可以包括描写社会变化而不必赞扬科学发展的作品。

实际上，这种小说在 50~60 年代非常流行，而且进一步引起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量描写未来，使人们从未来反观现实，给作者和读者以更大的思想自由。它们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作品明显不同，因为后者主要通过空间将小说的背景置于超常的世界。

60 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重新强调科幻小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学，其根源在于 19 世纪，而不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由美国杂志培育出来的一种文类。这无疑是对科幻小说一种视角更广的看法，但它不再强调科学技术的因素，甚至对“科幻小说”这一文类术语也提出批评。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家写的，就像鬼怪小说不是为鬼怪写的一样。J. G. 巴拉德 1969 年评论说：“那种认为《惊奇故事》这样的杂志与科学相关的看法荒诞至极。你只需随便捡起一本《自然》杂志或任何一种科学杂志，你就可以看出科学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奥尔迪斯还在他的《万亿年的狂欢》（1973 年初版，1986 年修订再版）里提出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看法：“科幻小说力求说明宇宙里的人和人的地位，而宇宙处于我们发达但混乱的知识（科学）状态，因此科幻小说

以哥特或后哥特的方式铸成。”通过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视为这一传统的源头,奥尔德斯有效地论证了科幻小说何以是19世纪工业和科学革命的产物。

70年代,随着大学开设科幻课程,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兴趣也高涨起来,出现了更严格的形式界定。因为若要教一门课程,你必须知道这门课究竟是什么;而就科幻小说而言,由于它常常被模糊地列入奇幻小说、后现代小说、寓言小说、科技惊险小说、科学发明小说以及乌托邦小说,所以还需要了解它究竟不是什么。因此在学术界定里,人们特别强调要严格划清科幻小说的界限,不仅考虑它的文学策略,而且也考虑它的观念内容,有时还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一些词语,如结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词语。

1972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达科·苏文把科幻小说解释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陌生化和认识的相互作用,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像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苏文用“认识”表示对理性理解的追求,而“陌生化”则表示布莱希特的概念:“一种陌生化的表现可以使人认识它的主体,但同时又使它显得陌生。”苏文的定义引起了不少争论,但他用想像的框架表示小说虚构世界,用经验环境表示外在真实世界的做法,对理解科幻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0年代以后,由于高科技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变化,对科幻小说又出现了各种新的解释。罗伯特·斯科勒斯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一个明显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然而又以某种认识的方式返回来面对那个已知的世界。”他以“结构的寓言”代替“推测小说”,认为宇宙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一个结构的结构,对过去一个世纪科学的洞察应作为小说的出发点。

结构的寓言以一种虚构小说的方式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探讨,其最主要的题材是人类科学或生命科学的发展或发明对人类本身

的影响。《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迅速变化指出：“科幻小说通过描写一般不考虑的可能性——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看法——扩大我们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声称“媒体就是信息”的麦克鲁安认为：“今天科幻小说表现的环境使我们能够看到科技的潜能。”而莱斯利·菲德勒则说：“科幻小说是启示的梦想，是人类终结的神话，是超越或改变人类的神话。”1987年，科幻作家S.K. 罗宾逊甚至这样写道：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1992年，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进一步扩大科幻小说的范畴，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

通过以上对科幻小说的种种解释，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科幻小说从来没有绝对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没有相对一致的特点和规则；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则，科幻小说也就不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别。例如50年代到60年代，占主流的科幻小说大都描写未来，有一定的结构原则，并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倾向。

以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为例，他所有小说的背景都是未来的世界史或美国史。在这幅奇特的历史画面上，他周密地安排每一个细节，使之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发展。他有一幅未来史的轮廓和图解，人物和重要发现的日期都穿插在里面。他曾经发表过这样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以1950~2600年为历史范围，左侧有一行日期，自左至右依次排列的其他六行是故事、人物、科技、数据、社会学和备注；第一行排着故事的题目，紧靠未来史的日期；第二行竖排各个人物的寿命；第三行是科技的发展，如“机械公路”或“精神感应”等，也与时间栏对应；第四行数据列举具体时间发生的

事件，如 2060 年出现“合成食物”；第五行“社会学”从野蛮时代开始，列举社会状况，如 2020 年美国出现宗教专政；最后一行是结论性的论述，例如 2600 年随着“民情混乱，人类的青春期结束，第一批成熟的文明开始”。这种图表的内容可以任意变化，但原则却是一样的。

当然，由于科幻小说丰富的想像性，由于随着历史发展对科幻小说的不同看法，不仅不同时期的科幻小说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同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也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所有科幻小说都有相似的社会功能。首先，科幻小说以其丰富的内容——有时预见正确，有时预见错误——把社会的要求和理想戏剧化。人们读科幻小说，常常可以得到一个比当代的“当代小说”和非小说的考察更清晰的社会概貌。正如 H. L. 戈尔德所说：“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

实际上，大多数优秀的科幻小说都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利用对将来和过去的想像，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揭示社会变化和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知道，许多科幻小说描写太空旅行和未来社会。但如果有人认为乘太空船到银河系旅行是摆脱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因而当遇到家庭矛盾时要求参加太空旅行，那他一定会被所有参加太空旅行的人嘲笑或怨恨。科幻小说中的太空可以看成是积极生活斗争的第一线，人们在那里创造未来，而不是空谈或逃避。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的太空未来是无条件的乐观主义，而是说科幻小说的总的态度是积极的。虽然它常常表现人类在矛盾的枷锁中呻吟，但它总是告诉人们，只要坚持努力，这种枷锁就可以打破。科幻小说大多表现人类集体的愿望，它的主人公总是考虑或代表一个整体；如果说有一个人人幸福的乐园，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总是让他的所有朋友都进入这个乐园。一些批评家说科幻小说是乌托邦小说，

恐怕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科学总要发展,自然和社会会不断变化,人们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未来。科幻小说正是探索未来各种可能的最好形式,它既可以使人们为未来作思想准备,也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创造未来。科幻小说还可以使人们产生新的思想,或者从旧的思想里发掘新的意义。正如麦克因泰尔所说:“科幻小说描写科技发展的后果……探索人类和人类的价值。它需要更多的工作,更敏锐的洞察,更优秀的作品……它是探索感情和心理的工具。”

科幻小说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系统”,它不受传统社会思想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概念和科学概念。当然,对科幻小说是不是“开放的系统”一直存在着争论,但科幻小说是充满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社会 and 变化多端的环境,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们为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因此麦克因泰尔说科幻小说“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方式”,“科幻作家正开始挖掘科幻小说无限的可能性,生产出文学领域里最激动人心的作品”。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高新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不仅会改变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而且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实际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已开始削弱公民社会的构成,而国际互联网络和影视的发展正在使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形象转向以视觉为中心。这些变化对置身其外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但无疑它们是最近科幻作家进行想像时所依据的现实背景。

因此我们读当代西方的科幻小说,必须摆脱传统的阅读方式,充分驰骋自己的想像,因为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与现实拉开距离的“陌生化”的作品,而西方现实又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现实。换句话说,西方当代科幻小说是与我们拉开双重距离的作品,以传统的阅

读方式想像,很难理解其绝妙之处和真正的意义。

我们这里选译的当代西方科幻小说,其目的不仅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有趣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些作品使读者了解西方科幻小说,了解它的写作方法,了解它如何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它与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

今天的科幻小说,早已超越了旧的片面看法:科幻小说传播科学知识,使人尊重科学,使年轻人笃信科学并献身科技事业;它增加了新的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成为有力的批评社会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式。

这种新的社会功能,产生于科学观念的改变。现在人们认为,科学具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科学确实有启迪作用,它使人了解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产生自己的理解并指导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科学也反映它产生的条件,反映科学的生产者和拥有者的种种观点。科学的进程,科学项目的确定,科学家的选择和培养,科学研究的策略,调查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框架,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以及运用科学成果的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及其相关技术的历史的产物。科学中的知识并不由自然支配,而是由兴趣和信念构成。科学既有相对客观性,又有社会决定性。所谓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纯真理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因此科学分析的任务是,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努力找出脑力劳动与其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情况。激进的科学维护者并不一定真正维护科学,只有对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才是对科学的真正爱护。

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里,劳动分工因技术知识水平分成越来越多的层次,科学知识正系统地迅速离开教育的轨道,进入私有资本,变成商业化和商品化的东西。因此人们对科学采取批评的态度,需要根据人们生存环境的实际经验来进行想像和创作。这也许是阅读西方当代科幻小说首先需要了解的背景。

这里选译的科幻作品均曾获过两果奖或星云奖,在国外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当代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杨旭刚先生和肖利女士认真审读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本人和译者都深表感谢。

有人说科幻小说是通俗文学,翻译比较容易,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科幻小说充满了想像,常常用些作者创造的新词,理解和翻译都非常困难。因此,虽然译者尽心尽力,恐怕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虽然在每部作品前面写了序言,其实不过是抛砖引玉之举,因为对作品的真正理解和欣赏,完全靠读者自己。但愿从这些作品的阅读中,每个读者都能获得自己的乐趣。

王逢振

1997年岁末

前

QIAN

言

YAN

约翰·布鲁纳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已有 16 部书问世。他的这部《站立桑给巴尔》，写于 1968 年，曾荣获雨果文学奖。此书出版后到 1988 年仅 20 年间，就重印了 14 次，可以说它已成为当代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

就像大多数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描摹的科幻小说一样，布鲁纳 1968 年发表的这部小说，描写的也是未来的 80 年代后期到本世纪末交替时期发生的事。遗传生物学家休格冈图是亚塔康一所大学的生物工程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准备在全国实行一项优生工程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运用最新的生物遗传工程理论，通过培育健康优良的人类基因，以控制和创造出人们所需要的理想后代。

此项计划公布后，在全世界立即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东西方各国纷纷跟踪研究，评价真伪及其

可行性。最为突出的是，自恃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美国迅速对此作出反应，组织了特训队，专门对实施此项计划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获生物学学位，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美国间谍部门干了多年的唐拉德·霍根被选派到特训基地。经过严格的特训后，唐拉德·霍根掌握了执行此项渗透任务所需要的语言、文化、竞技、格斗等一切技能，通过综合技术公司这个跨国集团的渠道，到达亚塔康。在那里，他历经磨难，终于挟持了生物工程学家休格冈图。但在解送途中，正直的生物学家视其事业神圣不可侵犯，从内心深处厌恶受人差遣，不愿被人胁迫，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壮烈殉身。

这是断断续续隐现在全书中的一个主要故事情节。实际上，小说的大量篇幅，都用来描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变革，展示世界东西方各国在这种强烈的科技震荡下，因极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作出的不同反映。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像美国这样的强国，通过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跨国公司，对像贝利亚这类贫穷落后的小国进行肆无忌惮地控制与掠夺的种种行径。小说中刻画的美国大使伊莱休对贝利亚总统奥博米的支配，综技公司副董事诺尔曼对贝利亚矿产资源的开采掠夺，是通过一个名叫沙尔曼尼萨的机器人来实现的。这个机器人“同时具备机器人和人的双重本性，具有现代科技的一切特点”，“胜过一千个人的智慧总和”。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鲁纳作为 60 年代已崭露头角的科幻小说家，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人心怀不满的时代。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反映出对美国扮演世界宪兵警察四处扩张渗透的不满与鄙夷，而且对已见端倪的高端科技对人类产生的可能危害，对西方社会残酷的竞争造成的人的心理变态，表示了深刻的关注与同情。作者在“美妙的庄园”这一节中记述道：

……的确，你不是一名奴隶。但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你的处境也许比那更糟。你好比是一只关进笼子的食肉动物，为了生存，你撕咬着能得到的任何硬东西。在绝望中，你拼命用头撞击笼子的栏杆，直到撞得晕头转向才停止。不，那不是笼子的栏杆，而是你同类中的竞争对手，他们的狡诈决不亚于你，永远在你的周围游动，因此你斗不过他们。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没有一丝警觉，一点儿也不在乎的话，你就会很容易陷入那种困境，直到有一天你想抓起一支枪或一把斧子成为一个杀人狂。这正是人们这么做的原因之所在。（本书第86页）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纳1968年发表的这部小说，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它没有明显的故事发展情节，整个小说由“正文”“大千世界”“特写追踪”“剧情说明”四大块组合而成，这是正宗的现代派主流文学的结构特点。为了将纷乱的社会现实如实地呈现出来，作品采用的不是单纯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多元复线拼接展示的手法，现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现实交替出现，形成种种亦真亦幻的社会现实场景，表达了生活在现代科技社会中人们特有的切身体验。

整部小说在上述四大组块的标题下，又由各种报纸新闻、电台广播、广告招牌、电视画面、流行歌曲、电影特写、试验报告、统计资料、历史档案、行政规章、图书杂志、教规教义等凡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一切文字信息符号剪接拼贴而成。采用这种有意识的仿拟手法，旨在直接呈现信息时代中现代人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阅读时使人身临其境，如同直接的参与者。

书中所描述的代表富裕的纽约曼哈顿地区，到处充斥着凶杀、抢劫、骚乱和吸毒等犯罪场面；而贫困的亚塔康那些接客的人力车夫像苍蝇般一哄而上、卖苦力的任人盘剥与宰割、妇女求生的

悲惨，种种明显的对比场面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

非常有趣并令人感到不无惊讶的是，20多年前这部小说预先描摹的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作者详细介绍的生物遗传工程及人工智能计算机恰恰是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世界科技发展的两大热点。作者通过小说中社会学家查德·马利根之口，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罪恶之源、殖民主义给弱小贫困国家带来的难以摆脱的经济后遗症、人类作为物种的进化及作为文明的退化等一系列普遍性的政治文化问题，而且准确地预示了生物遗传工程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给人类可能带来的正面及负面效应，人在科技高度发展中的中心位置丧失，人性错位自我异化等亟待解决的信念危机。作者在书中借一个不幸的教主的演说表明了他的忧虑：

看到人们对称为“计算机”这个人造出来的物体表现出的盲目崇拜已超出了对祷告的信赖和上帝的指引真让人感到惊愕，有人还会沮丧。人们在谈到计算机为他们进行的预测时，带着一种平静与虔诚，好像我们的祖先对人说话的口吻……我们可以预见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放弃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而宁愿做一个比人还聪明的机器人。这种潮流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能设法扭转过来。（见本书第347页）

就像科幻界的泰斗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的那样：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布鲁纳在这部小说里所列举的诸如无性繁殖、人口过剩、智能计算机等似乎在我们经历的这个现实世界中一一得到了应验：英国爱丁堡大学实验的首例克隆羊，不久前国际象棋的人机对弈人败于计算机的诸多事例；当今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与文化同一性”的理论思潮似乎也早在这本小说中酝酿发蒙。所有这些有力地证明了布鲁纳作为科幻小说

家的准确的预见性，也表现了现代新科幻小说不同于60年代以前的传统科幻小说的创作风格与特点。

阅读这种与现实世界联系很紧、文学性很强的新科幻小说，不能把它当做传统的科幻作品来读，而要结合人类共同的经验，不仅要注意其中的科学，而且也要结合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包括人们生活的细节、服饰、行为、语言及文化背景。只要静下心来，认真地细读这本颇为复杂的书，就会有所收获，尤其是对认识和理解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世界，大有裨益。

译 者

1997年10月